

毕竟

Finally
It
Fades
Away

流行去

翟永明 / 著



毕竟

Finally
It
Fades
Away

流行去

翟
永
明
／
著

Copyright©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,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毕竟流行去 / 翟永明著. --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
新知三联书店, 2019.4
ISBN 978-7-108-06306-9

I. ①毕… II. ①翟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1108号

责任编辑 陈丽军

封面设计 幸言

责任印制 黄雪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 100010

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
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毫米X1230毫米 1/32 印张7.25

字 数 131千字

定 价 39.00元

作者介绍

翟永明，中国当代著名诗人，四川成都人。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，曾就职于某物理研究所。八十年代开始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，已出版诗集十余种，随笔、文论八种。作品被译介至多国。现居北京、成都，笔耕不辍。一九九八年于成都开设白夜酒吧，已成为成都著名的文化地标。

前言

诗云：「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」

远水无痕，远人无目。远去之岁月，当时不静好，思之成碎片。我年少时，记忆力惊人。当年最爱《滕王阁序》，初读未几遍，便能成诵。那时得意，逢人便炫耀。不知从几时开始，读到中途，便吭吭哧哧，背不下去了。后来，更是只记得开头四句；从此，不再提此事。记忆力衰退的过程，伴随着对往事回望。我是怀旧之人，更哪堪，许多追忆，皆被风吹雨打去。往事断片，如黑白影像，既模糊乱闪，又时隐时续。有时，想把那些断线串珠串起来的想法占了上风，便执笔拟稿，写些残篇；有时，又不耐烦起来：觉得往事虽有意思，写下来，便琐屑无味。直到《收获》主编程永新约我在《收获》上开一专栏。我才将这些记忆串缀成六篇文章，凑成一年专栏内容，栏目名叫《远水无痕》。

二〇一六年，一直在写作，将栏目不能包含进去的内容，写成这本书。我平生并无记日记的习惯。有时，觉得这习惯有用，急急买来笔记本，认真记起日记来。但从年轻时的第一本日记算起，从未记全过一个月。有时，翻看下最近几年痛下决心后的成果，必忍俊不禁。一厚摞笔记本中，一般也有前几页郑重的内容；过



《枝》 翟永明 / 摄

不了多久，便空白起来。又过不了多久，再痛下决心，把笔记本翻捡出来，再次涂抹；未几，故态复萌。所以，《远水无痕》的内容，没有早期日记的辅助，全凭断片记忆。所叙述的，都是早年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。譬如少年杂读，譬如留影写真，譬如读大字报，等等等等，皆为当时已惘然的追忆；在心中，追忆多次，犹如拓片，拓了下来。于此次，聚成文章。

少时，我曾喜欢辛弃疾的词：「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」那些愚昧年代里，也曾有过遮挡不住的流行，暗潮涌动的追索，星星点点的对抗，以及个人在压抑时期中，各显神通之成长方法。这一切，构成时代记忆中复杂纷繁的底色。

这本书中的文章，记述的正是我少年到青年时期的学习和生活，有些有趣，有些苦涩，还有一些，背后凝聚着一大堆悲苦。在我的经历中，记住的事，以不愉快居多。也许，愉快的事，总是稍纵即逝，就像拓片的凸面；而悲痛，却像拓片的凹面，承载着最大信息量。这些文字的墨迹，通过凹凸的浓淡轻扫，记录下过往岁月的沉淀。但是，它们终究只是拓印，而非原物。

远水无痕，也无烟，更无常。

目
录

毕竟流行去	01
写真留影记	23
少年杂读记	61
看电影记	89
观影进化史	121
川菜小记	141
小人书小记	157
杂搜录	167
禁欲时期的爱情	175
青春无奈	187
隔着三十年的回忆	219

毕竟流行去

初中时，一个夏天，我妈把我摁在洗脸盆里洗头。洗脸盆小，我的发多。我妈一边洗，一边不耐烦地反复念叨：“不动脑子，光长头发。”我脸埋在水中，看不见她，但脑补着她恨铁不成钢的神情，内心自卑着，奈何？遂迁怒于浓密长发，恨不得一剪子剪了它。

来自北方的血统，滋养着我发育期的发根儿，满头炸开搂都搂不住的“皱发”（现在的专业名称）。你听懂了吗？它既不是让你显得如水清纯、垂挂两颊的“清汤挂面”，也不是让你甜美可人如“洋娃娃”（那时还没芭比这一说）般蜷伏头顶的髻发。它是任什么发型都hold不住的，只会往两边支棱的一大堆“皱发”，除了用一根橡皮筋去管束它之外，别无办法。

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，我现在认识的朋友中，有一些刚刚出世，他们不大知道那段时间中国社会的流行审美趣味，知道了也无谓；暂时，他们只需要几片尿布、几段土布。而我、我的同学们，则正处于青春期，对美一知半解，偷偷摸摸；既有女性天生对“美”的敏感，又有时代赋予的恐惧感。连“美”这个字眼，天生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。作为无产阶级接班人，如果内心对美有一丝渴慕，也应该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。

据说，从进化论角度讲，动物界的雄性都比雌性长得美，只有人类相反。这是以进化论来谈审美，而不是以阶级论。所以，在人类所有进化过程中，任何时代都不例外，女性爱美的天性，就像从砖缝里长出来的草，坚韧地、顽强地、不起眼地、偷偷地从小小的缝隙里冒出来，一有机会，便滋生、蔓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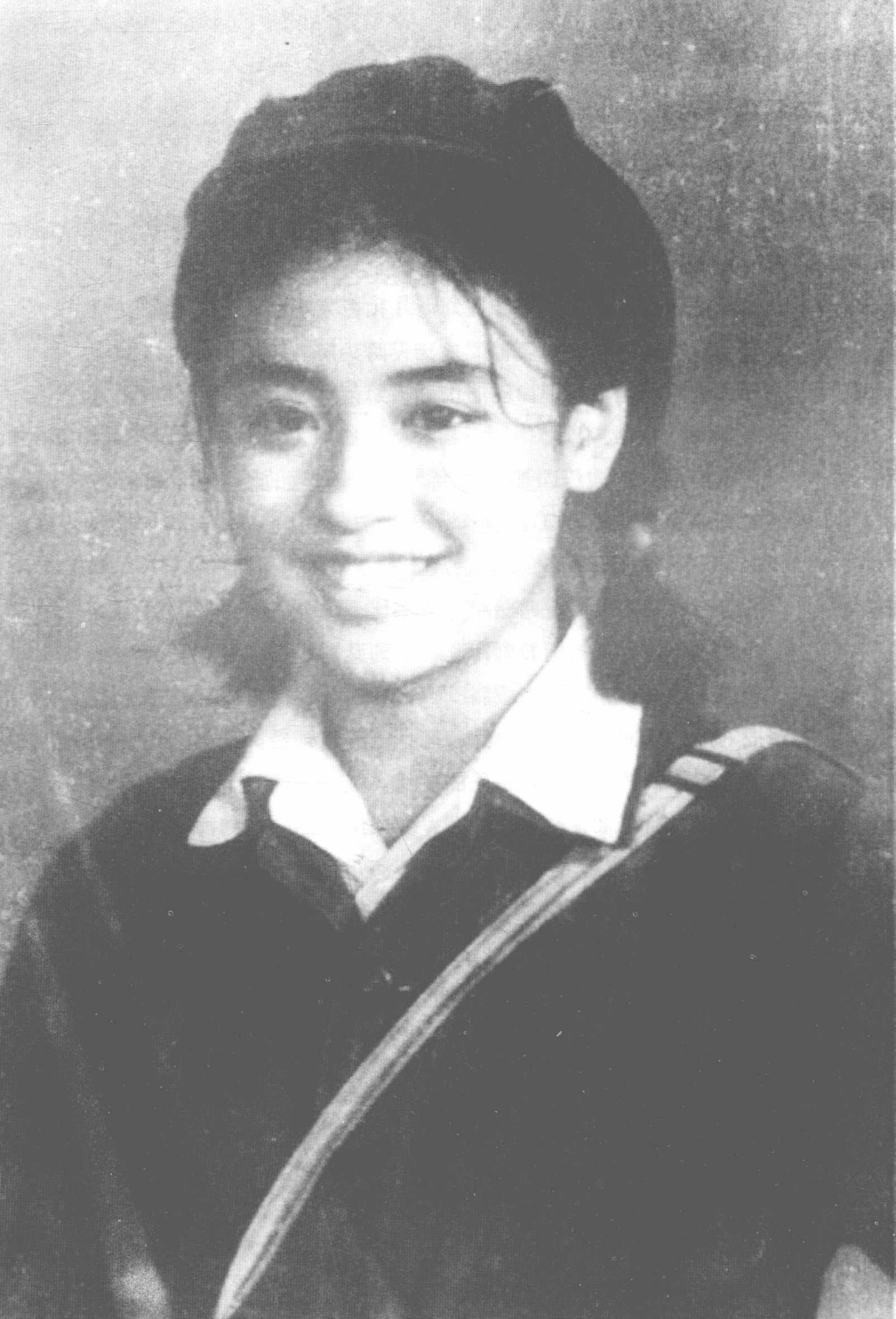
1972年，我进了二十六中。那时的年级编制都是军队制式，因为，“军宣队”已入驻学校。学校的领导机构是“校革委”，由“军宣队”“工宣队”和老师、学生代表组成。我们班的同学中，就有一位全校唯一的“校革委”成员。她是一位根正苗红、少年早熟、品学兼优的女孩。照我看，她天生就是当领导的料。她是我中学时密友中的一员，我现在还记得当年她的样子：两条齐肩小辫、浅色棉布衬衣及深色长裤，军用书包斜挎在肩上，这是70年代中学生的标准打扮。踏进中学大门，一模一样的女同学晃花了路人的眼。齐肩小辫是标准发

型，剩下的变化，就只能在刘海儿和管束小辫的头绳上做文章了。爱美的同学，最多也就是三天两头换换头绳：有时是橡皮筋，有时是粗毛线；橡皮筋也分粗细，毛线也分颜色。于是，不变中就有了变化。

但是，“流行”和“时尚”的力量是如此巨大（虽然当时用不上这两个词），就像“街上流行红裙子一样”（那是80年代的大胆流行色了）。70年代，学校也时时流行一些美的讯息，同学之间也暗暗有一些攀比。比如，有段时间时兴刘海儿，于是大家都留着刘海儿。刘海儿总是相似的，刘海儿薄一点或厚一点，直一点或斜一点，却各有各的不同。张三今天把刘海儿削薄了，李四也跟着削，王五也跟着。于是，大家前额上，都飘着几根若有若无的发丝。张三一赌气，把头顶的厚厚的头发抓下来，剪去一大缕，变成厚厚的一堆刘海儿，盖住眉毛；李四一看，很羡慕，也把刘海儿留得很厚；王五也跟着学。渐渐地，这厚厚的刘海儿，就飘出学校，流向社会，形成一种流行的发式。

那是一个在限制中讨生活的年代，一点微小的变化，就可以震荡出一种新的美学观。在全国人民一片灰蓝绿的色彩中，时尚也悄悄地轮回过好几次。

话说，被我妈呵斥过两三次后，我痛下决心，将齐肩中发一刀剪去，留成了短发。那短发又不是真正的短发，齐耳，在头顶处，用橡皮筋将一小束头发捆起来，捆至左边或捆至右





我的中学时期

边，可以视心情而定。这小小的一点变化，就是在中学生中，悄悄流行的一种时尚发型。我是从我的邻居程莉那儿学来的，她则是受她一位同学启发。至于该发型从哪儿传来，却无人所知。

我是一个喜欢变化的人，生活、写作、打扮、爱好都不拘束缚。我如果学艺术，一定是学油画而不是学版画。安迪·沃霍尔70年代到中国来，看到十几亿中国人一片灰蓝绿时的兴奋，可以从他的趣味层面来理解。而他本人，一生都在追求外表的与众不同。银色短发，就是他的标志。我不是艺术家，但似乎有艺术家的癖好，譬如：平生最厌撞衫。只要看见有人穿着与我相同的衣服，我必定回家脱掉，雪藏至衣柜，直至数年之后，才予解冻，让其重见天日。

回到70年代，那不是撞衫的问题，那是撞墙的问题。每天，睁开眼睛，一大片灰蓝绿，映入眼帘；从家里去学校，一路也是灰蓝绿；直到进入校门，颜色才出现些许变化。

那时，同学们冬天的穿着基本都是灰蓝绿大色调，只有少数素色花布棉袄，在灰蓝绿的基础上，降了几度。有些是因为穿得太久了，洗的次数太多了，就出现了现在时髦的水洗做旧效果。但当时，并不觉得时髦，而是寒碜。大家都想穿新衣，但除了新年或嫁娶，没人会在平常生活中添置新衣。不光没钱，也没布票。60年代末，最时髦的当数绿军装。“文革”初期“大串联”时，不知从何处人人都能弄到一身绿军装来穿

上，最后，形成天安门广场的一片绿海洋。但在“文革”中后期，在校园里，普通老百姓却并没有地方去弄绿军装。所以，多数同学冬天穿棉布衣服，夏天则穿棉布衬衫。穿绿军装一般有点身份证明的味道，要么是宣传队成员，要么是军队子弟。

高一时，我们班突然插班进来五六个同学，他们都来自成都军区，一律穿绿军装、绿军裤、军绿色胶鞋，单肩挎着绿书包，包上一律有一颗五角星，或者某句毛主席语录。他们自成一群，群来群往，很少搭理“地方上的”群众。他们也都来自北方，人高马大，站在小个子的成都同学面前，不想睥睨一切也生就高人一头的样子，每天出出进进教室，蔚为壮观。

“地方上的”群众，没有磅礴大气的绿军装彰显不凡，只能以更加民间的装扮，来活色生香。我记得，1967年校园里流行格子装，每个同学都身穿一件针织格子衫。针织衫款式都是相似的，格子大小却各有不同，变化就在于格子的大小粗细和颜色。格子衫配齐肩小辫，刘海儿配塑封皮胶带，是那一年的流行装扮。风水轮流转，过了两年，开始流行点点装。点点装款式也是相同的（除了有些三颗扣，有些四颗扣），点点大小却各有不同，变化也在于点点的大小疏密和颜色。那年月，多么考验花布设计师的能力啊！既要让人民朴素，又不能使人民厌倦；既要保持灰蓝绿大色调的统一，又要在统一里寻找变化。真难为他们的设计想象力了。那是1969年前后，正是我青春期迅猛发育的时候，我的衣服都变小了，跟不上成长的速度。我



1971年 中学同学



与母亲的照片